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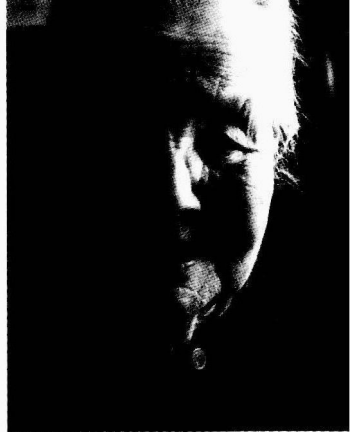
冰心

非 文 本 解 读

王炳根 著

冰心是一个丰富的资源，文本的与非文本的，也许非文本的研究与解读，更能接近冰心的内涵，打开冰心的

涵味
生活出版社



冰心

解

读

非 文 本

冰
心
王炳根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心:非文本解读/王炳根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

ISBN 7-80640-898-3

I. 冰… II. 王… III. ①冰心—文学研究②冰心—人物研究 IV. ①I206.7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1511 号

冰心:非文本解读

作者:王炳根

责任编辑:郑咏枫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7536724

印刷: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365001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60 千字

印张:9.375

插页:2

版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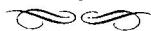
印次: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898-3/I·613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郭 风

作为冰心研究专家，王炳根同志具有若干优越（或有利）条件。比如，在职务上他是冰心研究会的发起人和秘书长，是冰心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这类职务使他有条件亲近冰心先生和她的家属，这有助于研究的深入。比如，由于具备上述因素，王炳根曾经创作两部有关冰心的传记，即《永远的爱心·冰心》《冰心与吴文藻》，这类作品之创作，不能不从冰心所处的时代以至文学环境，她的家世和个人经历、气质，她的思想体系以至她所结交的友人和她的全部作品做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和探讨，这些情况或如以上所称的优越条件，使王炳根的冰心研究取得独特的成果。

收在本书的作品，看来包括三个方面：从冰心的著作中研究冰心的思想体系的文章和演讲稿；冰心和与她有过交往的友人的关系的记录和研究；王炳根本人亲近冰心的有关感受和有关工作的记录——这些都以散文艺术的笔墨写出来。在我看来，这三类作品均具有作者个人之思考的鲜明色彩。比如，有关冰心著作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不仅体现独有的审视角度，更体现纵观全局的深度和宽阔：阐明冰心作品所创造的文化财富及其与东方文化的血缘关系，冰心作品对于我国文学的特有影响等等。这些课题在他人的研究课题间似乎较为少见。本书收入记述冰心与友人梁实秋，还有林徽因等人的关系，这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当年的中国文化景象和冰心本人的为人，不仅仅是记述个人交往。这方面中有的作品为《朋友，仇敌：冰心与林徽

因》，也澄清了外界某些不实的传闻。此外，如《绿藤掩映的窗口》《波士顿三日》等，记录冰心病重以至弥留时的情况，记录冰心在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时期的情况，更是可贵的文献资料，同时又是上乘的散文作品。

文末，我想提及一个“见解”，对于某一著名的、有影响的作家研究，不仅要从其作品入手（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还要从其为人入手，乃至从其交游入手，才有可能全面地了解、认识其所研究的对象，并对读者有更大的裨益。圣人曾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诚哉斯言。

目 录



序 1

绿藤掩映的窗口 1

繁星·大海·玫瑰 8

红叶丛中的白色雕像 38

波士顿三日 49

慰冰湖情思 65

冰心在中国 72

——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演讲

她所创造的文化财富 81

“爱的哲学”的书写与演变 86

——兼及冰心与人道主义

冰心与东方文化 101

冰心研究会成立纪略	106
一心一念,永住永存	119
留给人间爱与美	127
冰心的版本与解读	134
让爱心永驻	145
真诚的盛会	152
冰心百年记怀	164
谢冰心、宋美龄与中日友好	194
朋友,仇敌:冰心与林徽因	199
一生知己:冰心与梁实秋	205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213
苏雪林对冰心的偏爱	238
冰心与顾毓琇的文化链接	249



十年馨香,五载春雨	264
相关链接	284
非文本研究的价值(跋)	288



绿藤掩映的窗口

冰心先生住在北京医院，已有经年了。这期间，大致每隔半年，我便去医院探望先生一次。或许，我想记下这位文坛泰斗在接近或度过100岁的时候、在将又迈进一个新世纪的时刻，她所创造的生命奇迹？

北京医院总是那么的安静，四周墙面的窗口，绿藤掩映，盛夏七月，室内也很清凉，不用空调，不用风扇，先生就静静地躺在床上，望着室内的高窗，高窗口时而伸进来的藤蔓，藤蔓的翠绿。先生在8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很漂亮的散文《绿的歌》，她写她坐汽车回到南方的故乡，对绿的惊喜和感悟，绿是希望，绿是春光，绿也能带来恬静，病榻上的冰心，也许常常想起这些？有时也望着室内高高的天棚，数着天棚上镶嵌的有细花图案的天花板……

自从1997年8月，因进食被噎肺部感染而引起发烧，医院决定给先生插上鼻饲管，也就是说，从那以后，先生的进食都必须是流质的通过管道直接进入胃中。这虽然消除了通过口腔进食可能被噎可能受到感染的危险，但先生从此也就失去用餐时品味咸淡酸甜的人生乐趣，并且，饲管插上后，有了依赖，再也不能拔下，鼻孔里始终得有条管道。先生虽然觉得很不舒服，但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也就是从那以后，先生一般不再会客，不再接受探视，更不接待任何媒体的访问。吴青说，妈妈活得太累太痛苦。

依然穿过医院楼道静静的长廊，绿藤掩映、室内宁静，先生依然躺在病床上，见到我们走近，微微地侧过她的头来。陈恕说，娘，我来了，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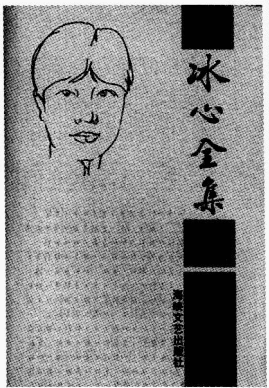
住院时的冰心(1995年5月2日)

有福建的王炳根,来看您了。我靠近先生,向她老人家问好。她点头示意,表示谢谢。随即便转向陈恕,很清楚地说出了“冰淇淋”3个字。陈恕会意,说,娘,带来了,马上给您喂。我在陈恕喂冰淇淋的时候,坐到先生的床前,先生一口一口地吃着,咽食的速度很快,陈恕说,老人不怕冰,但怕烫,热的东西不爱吃,特别爱吃的是冰淇淋。陈恕告诉我,一般的冰淇淋糖分较高,而老人糖吃多了容易胀气,这是专门为老人准备的无糖冰淇淋。全北京也

就那么一家厂家,生产这种无糖冰淇淋。很快,一杯冰淇淋喂完,陈恕问,娘,还要吗?先生点头,示意还要。陈恕说,好,刚才是巧克力的,这回换吃香芋的。吃过冰淇淋的先生,精神显得很好,脸色尤有红嫩,我再近前,发现先生的头发细而柔软,倍有光泽,并且,在细嫩的白发间,生出了不少黑黑的毛发,犹如新生之婴儿,或许,真是一种生命的奇迹,出现在先生的身上?

陈恕说,娘,下回给您把假牙带来,这样,就可以吃西瓜了。先生肯定地说:“是!”

大夫来了,大夫站在床前,问,谢老,还认识我吗?先生先是摇头,说,不认得,继而又说,您是大夫。大夫说,这就对了,我姓什么,这回先生毫不犹豫地说,姓赵,赵大夫。我看了一眼大夫胸前的名牌,果然姓赵。大夫说,最近谢老的情况不错,认识人,前不久,她对所有的人都叫小辉(小辉是以前的小保姆,照顾了老人两年)。大夫转而问道:“谢



老,您刚才吃了什么?”先生说:“冰淇淋。”“什么冰淇淋?”“巧克力的。”“好吃吗?”“好吃!”大夫对我说,谢老有时会用英语回答,chocolate icecream,好听极了,有时,她的英语的发音比汉语的发音还清楚。

这时,我简单地介绍了在福建长乐建立冰心文学馆的情况,许多人前来参观,从七八岁的小学生到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有海外的专家和学者,他们都非常敬慕冰心,一些高层领导和著名学者,都称自己是冰心的“小读者”。赵大夫听后,风趣地说,谢老,您真是了不起啊,可以说是很伟大。先生却不停地摇头,说:“不伟大。”又说:“也许有吧……有的人伟大。”大夫又问,“这个伟大的人是谁呀?”先生先是说,不知道,停顿了一下,继而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周总理。”冰心曾说,周总理是世界第一位完人,在她的心目中,周总理永远是伟大的。

赵大夫在做过例行的检查后,俯身对先生说,谢老,您老要好好保重,您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先生在听了大夫的话后,我忽然发现,她的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红晕,像谦虚的孩子那样,先是摇了摇头,继而轻声地而却是清楚地说:“最多只能算个家宝。”先生说过此话,含笑瞄了一眼坐在一旁的小女婿陈恕。真是没有想到,先生还是这样的清醒和幽默。等到大家都领会出了先生的意思之后,全都为老人的睿智与幽默乐了。

先生自从住院以来,请了一位专职保姆,进行全天候24小时的陪伴和护理,吃住都在医院。小辉是位河南的姑娘,来时只有18岁,前几回探望先生,都是小辉在医院陪伴。记得上一回(1997年11月27日),小辉领我到医院门前的花店买花,陪伴证让给我用,她说,警卫都认得她,不用证。趁着店员插花的时候,我与站在风地里的小辉聊天,小辉说,姥姥常常会半夜把她叫醒,说难受,有时则是要和她说话,说说家里的事情,说说读了姥姥的什么书。背上一段她就特高兴。小辉说,姥姥有时睡眠白天与黑夜会出现颠倒,白天睡多了,晚上就不睡,就要说话,就说难

受,很像我们家乡哭夜的孩子……花篮插好后,数了数,50几朵,店主知道是送给冰心的,就按50朵计算,之后,还送了一张音乐贺年卡,祝冰心老人新年快乐。小辉代我抱着花篮。果然,通过3道岗哨,警卫都没有查看她的证件。小辉是前不久才走的,走之前,她拉着老人的手说,姥姥,我要回家结婚了,姥姥可要送点东西给我?老人很舍不得小辉走,但先生知道,结婚可是人生大事,说,给你1000块钱吧。小辉拿了1000元钱后,很快就走了,吴青准备好了送给她的衣服也来不及交给她。

接替小辉的小汪,安徽人,也只有20几岁,但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丈夫也在北京打工。这回(1998年7月8日)来探望先生,就是小汪在医院陪伴。小汪说,姥姥现在也认识她了,前几天,都叫她小辉。小汪说,姥姥有时情绪不好,就会用手去拔鼻饲管,拔出来再插进去,很难受。“有一天,姥姥趁我不注意把管子拔了,见了我,就像孩子做错了事情一样,说,我错了,我不对,我不再拔了。后来她睡了,我出去一下,她又拔了,见我进来就连忙认错。我说,姥姥,您刚才是不是假睡?承认了,我就说,姥姥还拔我就走了,我没有尽到责任,医院会批评我的。姥姥听说我要走,连忙抓住我的手,说,她不再拔了。你不能走。”而实际上,先生更多的时间是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眼睛望着窗外或天花板,前一段时间,先生换到新装修的病房,常常在床上安静地数着天花板,横的9块,竖的13块,数了好多遍,一天,她问小汪,三九是多少,小汪故意逗她,说,姥姥,三九二十一。先生听后,说不对,说三九二十七、二加九是十一,一共是117块。小汪就说,姥姥,你是对的,很了不起,要争取活到这个岁数。先生就说,117岁,又说,我只要活100岁,还有两年。先生也常给大夫说,让我再活两年,就100岁了。在上一次与先生告别时,我对先生说,下次再来看您。您争取活他个三个世纪。先生开始有些不解,说100岁。我说,是的,100岁也就是三个世纪。我说,1900年,严格意义上说是19世纪最后一年,20世纪我们走过了,到21世纪时,不就是3个世纪哪!先生听了开心地笑了,并且竖起一大拇指,说:“不简单。”

先生在医院中,除了有专门的人员陪同,每日,家人也轮流来值班。先生的三个孩子三家人,儿子吴平,大女儿吴冰,小女儿吴青,轮流来医



院照看,三天一轮,每周如此,每月如此,每年如此,风霜雨雪,从无间断。无论是儿子还是儿媳,是女儿还是女婿,是孙儿还是外孙,对老人都是极为孝顺,只要家人一走进病房,老人就像儿时的孩童见到亲人般地,会流露出某种自然与本真的天性,或提出要吃什么,或告诉他们“难受”,“心里难受”,而更多的时候,是用慈祥的眼光看着他们,听孩子讲外面发生的事情,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孩子们往往是边和老人说话,边为老人作抚摸或按摩,让一直卧床的肌肉活动起来,以免萎缩和坏死,有时,还让老人坐上小推车,在医院那宽敞的走廊上来回“散步”。陈恕说,老人有时对新近的事情记不住,但对以前的事情尤其是童年生活,记得相当清楚,甚至连一些儿歌童谣都能背出来。为了让老人的大脑处于一种活动的状态,不至老化,陈恕说,他们总是尽量地和老人多说话,每天的新闻都讲给她听,这样虽然她躺在病床上,还能和时代一道前进。比如朱镕基当总理,老人很关心,多次询问新任总理的情况。邓小平去世时,她也很清醒,熟悉先生的人都知道,以她的高寿,老人曾写过不少的很真挚很动情的悼念文章,比如,周总理,邓颖超,叶圣陶,老舍,梁实秋等,这回却不能为邓小平写一篇文章……

最令先生高兴的是小女儿吴青前来陪伴,吴青一来,安静的病房便充满了生气,吴青总会带来许多新鲜的话题,总会逗娘乐,“小老鼠”——吴青开个头,老人马上接上——“上锅台”——“偷吃油”——“下不来”、“叽里咕噜滚下来。”老人在念完这后一句时,还会双手张开,做了一个滚的动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吴青打着拍子,老人和她合唱,一直唱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一直唱到老人的眼角有了泪花。吴青说,妈妈就爱唱这首歌。先生平时就说过,我就喜欢我的小女儿,总会设法给娘带来欢乐。有一回轮到吴青一家值班,先生希望是吴青来,小汪则认为是陈恕来,两人为此还打了赌。后来,陈恕来了,先生算是输家了,小汪就问,姥姥,刚才我们打赌,是你输了吧。没想到先生神秘一笑,说,不记得了。当

陈恕很细心地喂她冰淇淋时,先生忽有惊人之语:“我这个女婿比女儿还好!”熟悉冰心的人都知道,此话有“典”:吴青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后,在家照顾老人的时间少了,冰心就风趣地说,吴青是人民代表,我不是人民,她不为我服务,还是陈恕好。

一般而言,老人兴奋的情绪不会持续太久,有时,她需要休息,闭上眼睛,小憩一会,如有客人在场,则会坚持睁开眼睛,以保持应有的礼貌。先生一生总是念念不忘为社会为国家做事,只要不是躺在病床上,只要还能握笔,哪怕是为人题个字,在赠送的著作上签个名……先生也许认为,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坚持将眼睛睁开,和爱她的人说说话。这一切对一位百岁老人来说,是一种可贵的品格,一种坚毅的精神!也许是基于这种品格和精神,先生有时会表现出某种莫名的烦躁,“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住院的先生常常被这四个字纠缠着,不知道她指的是哪个问题怎么办,哪件事怎么办,她或许只是用这种提问的方式表示了她的不安。于是,大夫安慰她,家人安慰她,我也曾安慰她,说,没有什么怎么办,慢慢来,就会好的。先生看到你真诚的安慰,点点头,也就平静了下来。但有时,则会出现更加的情绪,“我要死了!”“该死了!”声音很是苍凉。死,对于先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先生在她的文章中,多次谈到死,就像谈论回家一样,“老而不死是为贼”,先生多次引用古人这句话,并且幽



冰心在北京医院 304 号病房(1996 年)



默地要请一位篆刻家为她刻一枚“是为贼”的闲印。但是，这句话在这空旷的病房，还是显得特别的悲凉。望着窗外洒进的夕阳，陈恕说，我们不讲这个话了，不是说好了要活到100岁么，不是说好了还要等着钢钢回来看您么？

先生说，我不说了。先生的声音依然苍老。

先生也望着窗外，绿色的藤蔓在夕阳中透出晶莹之光。

近年来，先生在医院里总是以坚强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老人无法清楚地表达她的病痛，甚至哪儿有些许的不舒服，总是笼统地用难受或心里难受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家人总是安慰老人，说，不难受，捏捏，给你做做按摩就好了。老人有时就在这种安慰声中，在家人的捏拉按摩中，平静了下来。有时则不行，得要大夫来，或数脉搏，或听心跳，或量血压，或做心电图，等这一切做过，大夫确诊没有异常，便告诉老人说，谢老，没有什么问题，好好休息吧。陈恕说，老人就听大夫的。但后来护士托了一只盘子进来是来采血的，先生见之，本能地侧过头去，将那边的耳朵藏在枕头里，像是要躲过什么。护士过来，哄她，谢老，你看这是什么？待先生注意力转移时，采血的针已在先生的耳上扎下了，先生一惊，护士连说，好了好了，并已轻巧地取了血样。等护士走后，我坐到先生的身旁，先生两只手背扎满了针眼，皮肤都变黑了。只有那两只象征福相的大耳朵，依然血脉清晰，红艳如初……

每回来医院，我就坐在先生床前的沙发上，一坐一两小时，听先生说话，和先生说话，时而望着绿藤掩映的窗口，想着先生对绿的礼赞与向往。

1998年10月5日为冰心98华诞而作
(原载上海《文学报》1998年10月15日)

繁星·大海·玫瑰

一、我专程去了北京

当北京医院第二次为冰心先生的病情发出病危通知的时候，我知道，我该去北京了。

那是1999年2月24日的下午3时，大年初九。一个百岁老人在10天之内连续两次发出病危通知，我知道，这就不是轻易能够挺过去的。10天前，也就是2月14日，大年除夕的前一天，北京医院对先生的病情发出了病危通知，但那次在我的感觉中，先生可以挺过这一关，进入她百岁华诞的年头，尽管民间有老虎的尾巴最后要扫一下的说法，不知怎的，我就是相信先生可以挺过！就像1995年的年初，先生连续28个小时昏迷，反复地念着“亲娘想我一阵风，我想亲娘在梦中”，28小时后沉沉地大睡了一场，醒来之时，一切如常；也就像1997年8月24日，冰心文学馆开馆的前一天，先生忽然肺部感染，高烧不下，远在瑞士访问的吴青匆匆赶回，但就是冰心文学馆开馆之日，随着那阵西天飘来的祥云，为在烈日之下参加庆典的人们带来阴凉之时，远在北京医院的先生的体温也渐渐地退下了……果然，2月14日的危机又挺过去了，当万家灯火的除夕之夜，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之时，先生与她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欣喜地进入兔年。大年初一，她的儿子吴平带来鲜花，为母亲拜年、祝寿，鲜花的贺卡上写着：“庆贺妈妈百岁大寿!!! 儿，吴

平叩上,1999年大年初一。”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新年一到就是百岁了,也许是这个原因,吴平选择的献给妈妈的新年贺卡是生日贺卡。但是这回不一样,在得知第二次的病危通知时,我有一种不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由于尚处于春运期间,连续三天没有买到飞机票,直到28日的下午,我才登上了厦门航空公司的8115航班,匆匆飞到北京,选择了离中央民族大学最近的万年青宾馆下榻,打了电话,告知我已到北京,吴青说,我妈妈的情况很不好!

我是在下午5点进到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楼34单元2楼。冰心先生自1983年后一直居住于这座公寓。吴青正在做卫生,说,明天姑姑要来,她已在杭州等车,要赶来见妈妈一面,她说,妈妈很痛苦,呼吸都很困难,走了也是解脱,她在遗嘱中说,希望能打一安乐针,让她平静地死去,这不可能了,她很顽强,但也确实痛苦……尽管知道妈妈走了是一种解脱,可在感情上又接受不了,妈妈走了,我就没有妈妈了……吴青说到这里,伤心地哭了……之后,便将我带到先生的卧室兼书房,在衣橱上,有一张放大的先生披着白色纱巾的彩色照片,吴青说,就用这一张照片,这是我儿子钢钢为姥姥拍的,照片就放在这里,让爱她的人来家时,在这里向妈妈告别,吴青说,到时,将她父亲的骨灰从八宝山请来,让他们回到这屋里,与妈妈同住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了。我又一次环顾了这间普通的卧房兼书房,几架书橱依然靠墙而立,先生住院前的书桌整洁如昨,两张木板铁架子床上,铺上了干净的蓝格子床单……

回到客厅,陈恕将先生的遗嘱给我看,并且有一封陈钢当天从美国发来的传真,陈钢说,他在异国他乡为姥姥祝福为姥姥祈祷,他坚信姥姥的生命力的顽强,他期待着金秋十月为姥姥百岁华诞举行盛大的生日聚会,但他也深知自然规律的力量,如果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他希望全家人的心情是一种平和,是姥姥贯穿生命中的那么一种乐观与平和,她留给每一个活下来的人的是一种活生生的乐观、平和的榜样,

是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豁达，是“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的胸怀。陈钢虽然这样说，但他的这封长达4页纸的信却是和着泪水写完的，读着陈钢这封对姥姥每一项后事都有细心的考虑与安排的信，我感受到了陈钢那种铭心刻骨的痛苦而又豁达的爱！

晚餐后，我和陈恕商量着明天什么时间去北京医院看望先生，陈恕说，他全天在那儿值班，什么时候去都行，我说那就上午吧，就这么商定，我希望早点见到先生，我更祈望早点见到一个又能微笑的先生，又能背《满江红》的先生，又能唱《歌唱祖国》的先生，然而，就在这时，先生平日最喜爱的猫，开始在屋里烦躁不安地来回走着，惊叫着，吴青说，猫不正常！是不是妈妈不好？急忙打了电话去医院，吴冰在医院值班，回答说，还正常，吴青说，就是奇怪，只要妈妈不好，猫也会不高兴，好像他们之间有感应。这就是先生与之相处了十五年的猫！我知，先生曾经为她的爱猫的走失大哭过，哭得像个孩子，她也曾经为寻找走失的猫，托人到处张贴过“寻猫启事”，并留下一段文坛佳话。

今夜的猫为何惊叫？

吴青在接过几个电话后，回到她的书房备课，明天3月1日，她说她上午有4节课，陈恕也到隔壁房间打电话，为他领导的教研室年轻的教师安排课程，我一人在客厅看电视，咪咪望着我轻声地叫唤，声音似无力的哀鸣，我唤它，咪，上来！咪咪这才跳上了沙发，用了它浊黄的眼睛看了我，蜷曲着，躺在了我的身边，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陪伴了先生15年也已是苍老的猫咪，依然感受到一种温暖。

陈恕在安排好课程之后来到客厅，应我的要求，复印几份资料，其中有先生的遗嘱，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急忙奔到客厅，提来话机的子机交与陈恕，还好，是一个熟人询问先生情况的电话，也就在陈恕通话的同时，另一个电话又拨进来了，由于这是部有呼叫等待功能的话机，陈恕在得到信号后，立即中断了与对方的通话，而接进了刚才的呼叫，也就在接进的那一刻，我明显地感到陈恕语音与语调的变化，他只是低声地应着，在他说了一声“我们马上就去”之后，便放下电话，说，谢先生不好，立即去医院！